

W.S. Maugham

毛姆文集



面纱

The Painted Veil

〔英〕毛姆 著 张和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毛姆文集  
W. Somerset Maugham



# 面纱

The Painted Veil

[英] 毛姆 著 张和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面纱/(英)毛姆(W. Somerset Maugham)著;张和龙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7.8

(毛姆文集)

书名原文: The Painted Veil

ISBN 978-7-5327-7497-5

I. ①面… II. ①毛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5751号

W. Somerset Maugham

THE PAINTED VEIL

面纱

[英]毛姆/著 张和龙/译

责任编辑/冯涛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6 字数 138,000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7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497-5/I·4574

定价: 3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155604

## 序

这部小说的创作源自但丁如下诗句：

Deb, 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,  
E riposato della lunga via,  
Seguilo i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,  
Ricorditi di me, che son la Pia:  
Siena mi fe; disfecemi Maremma:  
Salsi colui, che, innanellata pria  
Disponando, m'avea con la sua gemma.<sup>①</sup>

1

第二个刚说完，第三个灵魂说：“啊！当你回到人间，作长途旅行以后的休息时，请你记起我：我是毕娅！锡耶纳造了我，玛雷玛毁了我：以前和我结婚，把一个宝石指环套在我手指上的人，他明白这件事情呢！”<sup>②</sup>

当时，我在圣托马斯医院求学，复活节期间，医院放了六周的假。我往旅行包里塞进一些换洗衣物，兜里揣着二十英镑，就启程远行了。那年我二十岁。我游览了热那亚与比萨，随后来到佛罗伦萨。我在劳拉街租了间房，凭窗眺望，可以看见美丽的大教堂穹顶。房东是位丧偶的夫人，家中有个女儿，好几个回合砍价后，说定食宿费每天四个里拉。我心想，她可是做了赔本的买卖，因为我的胃口很大，吃掉海量通心粉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她在托斯卡纳的山林间有

序

座葡萄园。她亲手酿造的基安蒂红葡萄酒,在我品尝过的意大利佳酿中,属于最上品,现如今仍念念不忘。她的女儿埃西莉亚每日教我意大利语,虽说她已过了青涩年华,但我猜度,她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六。这女孩时运不济,未婚夫是个军官,已在阿比西尼亚<sup>③</sup>阵亡,她誓言终身不嫁。毋庸讳言,母亲一朝离世,埃西莉亚便会入教修行。(她的母亲体态丰满,满头灰发,生性快乐,在上帝判定她寿数已尽前,是断不肯撒手人寰的。)而对于皈依宗教的未来,埃西莉亚欣然向往。她素爱嬉笑,我们共进午餐与晚餐时,她总是笑逐颜开。但她教书却一丝不苟,遇上我冥顽不灵,或心不在焉,就用一把黑色戒尺敲打我的指关节。她对我训诫,竟如幼童,我本应心中愤懑,但一想到书本里那些迂腐的老学究,不禁莞尔。

我素日勤勉,每天早起,便会翻译几页易卜生的剧本,想着能熟谙技艺,日后写起对话来,也会轻松自如;之后,携本拉斯金<sup>④</sup>的书,漫游佛罗伦萨,踏访名胜风物。依书中记述,我瞻仰了乔托钟楼<sup>⑤</sup>和吉贝尔蒂<sup>⑥</sup>的青铜门<sup>⑦</sup>。我踱入乌菲齐美术馆<sup>⑧</sup>,观赏波提切利<sup>⑨</sup>的画作,心绪不温不火。画中那入骨的青春,大师不以为然,我也随他嗤之以鼻。午饭吃罢,上过意大利语课,我再次出门游览。我参观城中教堂,沿亚诺河一路徜徉,脑海里自由畅想。晚饭用毕,我又

① 出自但丁《神曲·炼狱篇》第五首。

② 译文选自但丁《神曲》王维克译本。毛姆原作是用散文体译出。

③ 即埃塞俄比亚,非洲东部国家,首都亚的斯亚贝巴。

④ 约翰·拉斯金(1819—1900),英国著名作家、艺术家、艺术评论家。毛姆手中之书应是他的《佛罗伦萨的早晨》。

⑤ 佛罗伦萨主教堂的钟楼,哥特式建筑,建于十四世纪,设计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大壁画画家乔托,故名“乔托钟楼”。

⑥ 洛伦佐·吉贝尔蒂(1378—1455),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青铜雕刻家。

⑦ 即著名的青铜浮雕“天堂之门”,意大利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东面的正门,由洛伦佐·吉贝尔蒂雕刻于1452年,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杰作之一。

⑧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乌菲齐宫,世界著名绘画艺术博物馆,素有“文艺复兴艺术宝库”之称。

⑨ 波提切利(1445—1510),十五世纪末意大利著名画家,欧洲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。

忙不迭步入城中历险。只怪我品性单纯,或是太过羞怯,每每回返时,贞洁毫发无伤。房东太太虽已给我钥匙,可我晚归后的插门声,总会惹她宽慰一叹,她这是一贯担心我忘了插门。回来后,我重又细细研读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的历史。我深知浪漫主义时代的那些作家断不会如此度日,但我猜想,仅凭二十英镑,能在意大利待上六个礼拜,他们当中怕是无人能做到。这种勤勉俭素的生活,我却甘之如饴。

《地狱篇》我已读过(对照译本,也自觉用字典查查生词),便跟随埃西莉亚读起《炼狱篇》。读到开篇引用过的那段时,埃西莉亚对我讲解:毕娅乃锡耶纳的贵妇,她的丈夫疑心她红杏出墙,又慑于她的家族势力,不敢轻易伤她性命,便把她带到他在玛雷玛的城堡,想借那儿的有毒蒸汽,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她,可是她却迟迟不死,待他耐心耗尽后,便将她扔出窗外。埃西莉亚从何处得知这个故事,我无从知晓。我手中的但丁注解本并无这般细节可考,但这个故事却激发了我的无限遐想。多少年来,它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,我不时费心思量,往往两三日不止。我还时常念叨:锡耶纳造了我,玛雷玛毁了我。但这个故事只是我众多创作素材中的一个,良久以来,它被我抛之脑后。我始终将它看作是现代故事,可是在当今世上,我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故事背景,当作此类奇闻异事的发生地。直到我经过漫漫长路,跋涉到了中国后,才最终信手拈来。

我想这是我唯一一部起于故事,而非发于人物的小说。人物与情节的关系难以言表。你不能在真空中使人物立于纸面;你一想到人物,定会将其置于特定情境中,令其发出动作;因此,人物及其主要行为动作,便看似是想象力同时造就的产物。但这一次,我笔下的人物却是为我臻于丰满的故事量身定做;这些人物源自我在不同场合中相识已久的人们。

这本书命途坎坷,大凡作家,通常都有类似遭遇。最初,我的男女主人公叫莱恩,这不过是个司空见惯的名字,但香港确有人叫莱恩。莱恩们便提起诉讼,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花了两百五十英镑,息事宁人,我只好把名字换成了费恩。接着,殖民地助理秘书自认受到诽谤,威胁着要诉诸法律。我惊诧不已,因为在英国,我们可以让首相出现在戏剧舞台上,也可以在小说中描写首相。即使是坎特伯雷大主教、上议院大法官,或任何地位显赫之人,对此都不会在意的。我感到奇怪的是,他不过是暂时当个小官,无足轻重,居然也要对号入座,认定自己中枪,但我不想招惹麻烦,就把香港换作了青岩<sup>①</sup>,一个虚构的殖民地。这个小插曲发生时,小说已然出版,只得紧急召回。不少书评家别具慧眼,便假以托词,并未退回此版样书。如今,这些样书因其稀有,价格不菲。我想,这个版本尚有六十册存于世,藏书家们正以高价回购收藏。

---

① 这个版本已改回“香港”。——原注

“啊！”她失声惊叫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。

百叶窗紧闭，卧室内昏暗不明。他能看得见她满脸恐慌。

“门外有人！”

“哦，也许是女佣吧，要不就是男仆。”

“这个时候，他们从不找我。他们都知道，午饭后我要小睡。”

“那么会是谁呢？”

“是瓦尔特！”她低语道，嘴唇一个劲地哆嗦。

1

她用手指了指他的鞋子，他赶紧下床穿鞋。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，他也神情紧张起来，变得笨手笨脚的。他们俩都被吓得慌了神。她在慌乱中微微吐了口气，随手把鞋拔子递给他。她穿上睡衣，光着脚，走到梳妆台前，用梳子把凌乱的短发迅速梳好。这会儿，他系好了第二只脚的鞋带，她把他的外套递了过去。

“我怎么出去？”

“你最好稍等片刻，我去看看动静。”

“不可能是瓦尔特。不到五点，他是不会离开实验室的。”

“那么会是谁呢？”

他们俩压低声音嘀咕着，她紧张得依然浑身发抖。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危急情况下，她竟然如此惊慌失措！他不由得心生恼怒，幽会这么不安全，那她凭什么说是安全的呢？她忽然屏住呼吸，用手紧抓他的胳膊，他便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。他们俩直



愣愣地站在那儿，眼睛都死盯着走廊上的窗户。百叶窗拉上了窗帘，还上了插销，但窗户上的白色搪瓷把手缓慢地转动了一下。他们没听见走廊上有人走动的声音，可搪瓷把手竟然悄无声息地转动了，他们顿感毛骨悚然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们还是听不到任何动静。这时，另一扇窗户上的白色搪瓷把手也转动了一下，无声无息，令人心惊肉跳，犹如可怕的灵异事件。凯蒂心中骇然，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张口就要大叫。他眼明手快，立刻捂住了她的嘴巴，她的叫声被遏止在他的手指缝里。

房间里鸦雀无声。她紧贴在他的身上，双腿直打哆嗦。他觉得，一眨眼间她就要晕过去了。他皱起眉头，绷紧了下巴，搀扶她来到床边，让她坐在床沿上。她的脸色一片煞白，宛如一张白纸。他的脸膛虽已晒成了黝黑色，但双颊处也泛出了惨白的面容。他僵硬地站在她的身旁，直勾勾的眼睛死盯着搪瓷把手。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。这时，凯蒂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千万别这样，”他不无恼怒地咕哝道，“要是我们倒了霉运，那也活该如此，我们只能厚着脸皮硬扛了。”

凯蒂翻找手帕。见状后，他把她的手提包递了过去。

“你的遮阳帽呢？”

“放在楼下了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上帝！”

“要我说，你得保持镇定。刚才那动静，十有八九不是瓦尔特。这个时候，他回家干什么？他中午从不回家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，从不回家。”

“我敢肯定，刚才门外是女佣。”

她的脸上隐约浮出一丝笑容。听着他浑厚而亲切的声音，她疑虑顿消。她拉住他的手，深情地抚摸着。他止住话头，慢慢地稳住

了她的情绪。

“你瞧,我们总不能老窝在这儿,”过了片刻后,他说,“要不你到外面去瞅瞅?”

“我不敢去。”

“你这儿有白兰地吗?”

她摇了摇头。他眉头紧蹙,脸色阴沉,变得焦躁不安起来,一副束手无策的模样。突然,她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。

“说不定他就在门外等着呢?”

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,说话的语调尽量温和,耐心劝导她。他很清楚这样做还是很有效果的。

“这绝对不可能。别再提心吊胆了,凯蒂。怎么可能是你丈夫呢?要是他回来了,在大厅里看见一顶奇怪的遮阳帽,上楼后,又发现你的房门反锁了,肯定会大吵大闹的。刚才准是你们家女佣,只有中国人,才那样转动把手。”

这时,凯蒂的情绪平稳了下来。

“如果刚才只是女佣,那也让人很不愉快。”

“女佣是可以摆平的,如果有必要,我可以吓唬吓唬她。在政府部门当差,虽说没多大好处,但这个身份倒是能好好用一下,我会警告她不要到处乱说。”

他这么说总是有道理的。凯蒂站了起来,朝他伸出双臂,他也伸出双臂搂住她,在她的嘴唇上吻起来。这一吻让她销魂摄魄,也让她忐忑不安,她对他爱得很深。他松开了双手。她走到窗户边,拔出插销,把百叶窗打开一条缝,朝窗外看去,外面不见一个人影。她蹑手蹑脚地来到走廊上,朝丈夫的更衣室瞅了瞅,又朝起居室瞅了瞅,这两个地方都空无一人。她返回卧室,朝他招了招手。

“没人。”

“照我说，刚才疑神疑鬼的，实在没必要。”

“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都给吓死了。你到起居室里坐一下，我把袜子和鞋穿上。”

## 二

他照她的话做了。五分钟后，她也来到起居室，只见他在抽烟。

“能给我来杯白兰地加苏打水吗？”

“好的，我马上叫仆人过来。”

“我想，这件事不会对你造成伤害的。”

他们在沉默中等待着。仆人来了，她吩咐了一番。

“你给实验室打个电话，问一下瓦尔特在不在，”她说，“你的声音他们听不出来。”

他拿起话筒，让总机接到实验室，询问瓦尔特在不在，随后放下电话。

“午餐后，他就不在实验室了，”他对她说，“你问问仆人是否看见他回来过。”

“我可不敢。倘若他真的回来过，而我却没见到他，那真是太滑稽了。”

仆人端来酒水，唐森动手喝了起来。他把酒水递给她，她摇了摇头。

“如果刚才真的是瓦尔特，那我该怎么办呀？”她焦虑地问道。

“也许，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呢。”

“瓦尔特会不在乎？”

她的声音中透出难以置信的语气。

“在我印象中，他是个相当腼腆的人。要知道，有的人是经不起什么事情的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给自己制造点丑闻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我觉得，刚才不可能是瓦尔特。退一步说，即便真的是瓦尔特，我想他是不会怎么样的，依我看，他只能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”

她想了好一阵子，然后说：

“他很爱我！”

“嗯，那样就更好了，你可以哄哄他嘛。”

他朝她投去迷人的微笑。她觉得，他的微笑具有难以抵御的魅力。那微笑先从清澈的蓝眼睛中泛起，缓慢而清晰地蔓延到线条匀称的嘴角上，随后露出一口玲珑雅致的白牙。他笑起来性感十足，凯蒂顿时春心荡漾，神魂颠倒。

“我根本不在乎，”她满心欢喜地说道，“这样做很值。”

“说起来都是我的错。”

“你今天怎么会来？方才见到你，我吃了一惊。”

“我实在忍不住了。”

“啊，亲爱的。”

她朝他轻轻地偎依过去，黑色的眼睛熠熠发光。她用含情脉脉的眼神望着他，嘴唇微微张开，有点急不可耐。他伸出双臂把她搂住，她兴奋地叫了一声，一头扎进他的怀中。

“相信我，倘若真有什么事，尽管过来找我。”他说。

“和你在一起，我很幸福。我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，就像你给我带来快乐一样。”

“你现在还感到害怕吗？”

“瓦尔特只会让我讨厌。”她回答道。

听了这句话,他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能就势吻了吻她。贴在她的脸上,他感觉非常柔软。

他抬起她的左手,瞅了瞅她手腕上的一块小金表。

“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?”

“溜之大吉?”她莞尔一笑。

他点了点头。有一会儿,她把他抱得更紧了,但是能感觉到他很想走了,于是便把手松开。

“丢下手头工作不做,偏要跑到我这儿来,真不害臊。赶紧着滚蛋吧。”

与她挑逗调情充满诱惑,他觉得很难抵抗。

“你这个小乖乖,就想急急忙忙撵我走了?”他轻松笑道。

“你心里清楚,我可舍不得你马上走的。”

她话音低沉,显得认真而严肃。他受宠若惊地哈哈大笑。

“方才那个神秘人,就别再担心啦,你这个可爱的小脑袋瓜,我敢肯定是仆人。倘若真有什么麻烦事,我保证能帮你解除烦恼。”

“这么说,你是个经验老到的高手了?”

他得意而开心地大笑起来。

“当然不是。不瞒你说,我这颗脑袋还计算机灵吧。”

### 三

凯蒂来到走廊上,目送着他离开,他也朝她挥手告别。看着他走路的样子,她心里一阵莫名的激动。虽说他今年四十一岁了,但浑身柔性十足,脚步灵活,活像个大小伙子。

走廊笼罩在阴影中。男欢女爱后，她心情愉快，于是便在走廊里慵懒地徘徊着。他们的住房坐落在一个名叫“幸福谷”的地方，背靠着小山。山顶上的宅第更加惬意，但租金昂贵，他们根本住不起。她目光游移，显得心不在焉，对前方的蓝色大海熟视无睹，对港口中拥挤的船舶视而不见。眼下，她一门心思想着她的情人。当然，今天中午，他们的举动是十分愚蠢的。不过，既然他都主动跑来了，她又怎么能谨小慎微、缩手缩脚呢？他在午饭后赶来偷欢，已有两三次了。正午时分，天气炎热，没有人愿意出门，他的行踪甚至连仆人也发现。待在香港，日子真是太难熬了，她讨厌这座中国人的城市。域多利道<sup>①</sup>上有一座脏兮兮的小屋，他们平时都在那儿幽会。可是，一走进那间小屋，她就感到精神紧张。那是一家古董店，四下里闲坐着一些中国人，他们看过来的目光，让她很不自在。一个老头带她走进店铺的后堂，登上一截昏暗不明的楼梯。老人一脸讨好的笑容让她反感。她被领进一个霉味十足的房间。看见靠墙的那张大木床后，她顿时一怔。

“哎呀，这个地方真是太脏了。”第一次和查理在那儿幽会时，她不无嗔怒地说道。

“只要你大驾光临，就一点儿都不脏了。”他回应道。

当然，她被他揽入怀中的时候，什么脏不脏的早就抛到脑后去了。

凯蒂感到懊恼的是，她已嫁作人妇，无自由之身；查理也是拖家带口，身不由己！不过，查理对他的老婆很不喜欢。这会儿，她散乱的思绪飘移到了多萝西·唐森的身上。

被人叫作“多萝西”，该是多么不幸啊！它把你的年龄都曝光

<sup>①</sup> 香港主要道路之一，位于港岛西岸。

了。那个女人起码三十八岁了。在闲聊时，查理从来都不愿提起她。显然，查理压根儿就没有把她放在心上。他对多萝西早就厌烦透了，但只想保持绅士风度而已。想到这儿，凯蒂微微一笑，那笑容既含情脉脉，又不无嘲讽意味。这才是查理的为人做派嘛！这个傻乎乎的老派男人，他也许能背着老婆在外面出轨，但他的口中断不会蹦出一个轻蔑她的字眼来。他老婆有一副高挑的身材，个头儿比凯蒂还高，体型不胖也不瘦，长着浓密的棕灰色头发。不管怎么说，他老婆长得并不算漂亮，兴许年轻的时候略有姿色罢了。她的五官较为端正，但并无出色之处。她有一双冷若冰霜的蓝眼睛，面色枯槁，双颊不见一丝儿血色，你都懒得朝她看上第二眼的。她的衣着打扮——哼，对她来说，倒正合适呢——就是一副香港助理辅政司老婆的行头而已。凯蒂面露笑容，微微耸了耸肩膀。

当然，谁也不能否认，多萝西·唐森嗓音甜美。她是一位出色的贤内助，对此查理总是挂在嘴边。她这样的女人，凯蒂的母亲称之为“贤淑女人”。可凯蒂压根儿就不喜欢她，不喜欢她随随便便的做派。你去她家喝茶或用餐时，她彬彬有礼的客套令你不悦。你总觉得，她压根儿就没把你当回事。凯蒂觉得，除了孩子，她对什么事都无所用心。她有两个儿子，眼下正在伦敦上学，身边还有一个六岁大的男孩，明年也要送回英国读书。她的脸上仿佛总戴着一副面具，说话时带着微笑，看上去和蔼可亲，温文尔雅。虽说她绝不会口出恶言，可她那言辞恳切的架势，总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。在香港这个殖民地，她有几个私密闺友，这些人倒是对她羡慕有加。凯蒂很想知道，在唐森老婆的眼里，她是否就是个稀松平常的女人。想到这儿，她满脸绯红起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多萝西也毫无理由来显摆自己。她父亲做过殖民地总督，这当然不假。总督在任期间，

那场面确实很气派——总督进屋时，每个人都要肃立致敬；总督上车出行时，男士们无不脱帽行礼——可是，总督一旦退位，那就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。眼下，多萝西的父亲住在伯爵府区的一幢小屋内，靠着养老金生活。要是她邀请多萝西上门做客，母亲保准会觉得没劲透了。凯蒂的父亲伯纳德·贾斯汀如今正担任王室大律师<sup>①</sup>呢。说不定哪一天，父亲就会荣升王室大法官。不管怎么说，她的父母可是生活在南肯辛顿。

#### 四

凯蒂婚后随丈夫来到香港。她觉得很难接受的是，她在这儿的社会地位竟是由丈夫的职位决定的。当然，每个人对她都客客气气的。最初两三个月，他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出门赴宴。他们去政府官邸做客时，总督就像对待新娘子一样欢迎她。可是她很快就明白过来，作为政府细菌学家的老婆，她本人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。对此，她感到忿忿不平。

“这简直太荒唐了！”她对丈夫说，“哼，把这儿的人请到家里，不到五分钟，就没劲透了。在国内，倘若母亲要大宴宾客，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。”

“何必为这种事烦心呢？”他回应道，“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这只能说明他们太乏味了。想想也真是可笑啊，在国内，我们家总是宾客盈门，显贵如云，可是在这儿，别人看我们如

---

<sup>①</sup> 英国皇室授予英联邦国家资深大律师的封号。



同泥土一般轻贱。”

“社交圈子里，人们对科学家是视而不见的。”他自嘲道。

如今，她总算领教了，可是在结婚之初，她对此全然不知。

“没想到船运代理也会请我们吃饭，真是太逗了。”她说完后，噗嗤一笑，尽量让自己的话听上去不那么势利。

她说话时语气轻松，但丈夫还是察觉到了她的委屈。他抓住她的手，不好意思地摩挲起来。

“我觉得很对不住你，亲爱的凯蒂。其实，你也不必为这档子事烦心。”

“当然，我才犯不着呢！”

## 五

那天下午，拧把手的人倘若不是瓦尔特，那就是仆人了。说到底，仆人知悉内情也无所谓。反正什么事都瞒不住中国仆人，好在他们的嘴巴还算严实。

她每每回想起搪瓷把手转动时的情景，心就怦怦乱跳。他们再也不能这样冒险了，最好还是去古董店。即使被人看到了，谁也不会胡思乱想。他们在那儿幽会绝对安全。古董店的老板知道查理的身份，他没有蠢到跟助理辅政司故意作对的地步。只要查理深深地爱着她，她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？

她转身离开走廊，走进起居室。她坐到沙发上，伸手拿起一支烟。她的眼睛瞥见了一本书，上面放着一张便条。她打开便条，只见上面用铅笔写着：